



小小小说
xiaoxiaoshuo

外婆的月饼

□王建强

外婆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加班。她说村里传老屋要拆，让我中秋前务必回去一趟，有样东西，再不然就拿来不及了。

我心里骤然一动。老屋三间瓦房，哪怕位置偏僻，拆迁也有一份实在的补偿。我立刻请假，匆匆踏上回乡的路。推开院门，我看见外婆坐在石榴树下做月饼，老旧枣木模子轻轻磕在案板上，一朵规整的莲花稳稳印在饼皮之上。

“来得正好。”她头也不抬，手上的动作也没停，“今年这锅月饼，你来做。”

我瞬间愣住，心底满是疑惑。“外婆，我专门请假回来拿东西。拆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谁说要拆了？”她抬眼淡淡瞥我，语气里带着几分狡黠，“你要的东西，不就在眼前吗！”我这才反应过来——自己是被老人“骗”回来的，心里既无奈又窝火。城里的项目时间紧迫，我耽误工作，专程赶回乡下，只为回来揉面团？那两天我陪着忙活，手臂酸胀，心底始终带着几分烦躁。第三天午后，邻居三婶来家借筛子，看见我揉面压饼的笨拙模样，忍不住笑得眉眼弯弯。

“这孩子，跟你外婆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当年你妈妈还打趣，说你外婆的月饼格外香甜，是模子底下藏着宝贝呢。”三婶随口一句闲话，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悬念。等她走后，我立刻追问外婆所谓的宝贝到底是什么。

外婆手上的动作微微一停，随即若无其事地继续包馅，只淡淡敷衍几句，不愿多提。越是遮掩，我越是好奇。深夜月光熟睡后，我悄悄拿出那方老旧枣木模子，借着清亮月光翻转细看。模子底部刻着两个浅浅的小字：兰香，正是外婆的名字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拿着模子当面追问。外婆拗不过我，终于缓缓地道出过往：“这是你外公年轻时亲手做的。那年家里穷，提亲拿不出像样的礼品，他便自己上山砍了枣树，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亲手打磨出这模子。他说，刻上我的名字，做出的月饼只属于我，谁都带不走。”外婆指尖轻轻摩挲着斑驳的木纹，眼底漾着温柔的旧时光。

“后来你外公早早离开了，这方模子便陪着我，一用就是五十多年。你从小到大吃过的每一块手工月饼，都是它压出来的。”听着过往，我心底酸涩翻涌，说：“难怪外面买的月饼，永远吃不出家里的味道。”

“自然不一样。”外婆忽然抬眼望我，目光认真又温柔，“你在外工作这九年，每年中秋前夜，你家门上温热的月饼，你当真以为是老乡捎带的？”我浑身一震，瞬间怔在原地。

在外工作的九年里，年年中秋，我家的门把手上总会挂着一袋温热的手工月饼。我一直认为是邻里顺路帮带的，从未多想半分。

“哪有什么顺路捎带。”外婆轻轻叹气，语气里藏着隐忍的温柔，“我年年坐三个小时的客车进城，走到你楼下，每每看见你房间的灯亮着，确认你平安，就再独自坐车返回，舍不得耽误你一分钟的工作时间。”

九年风雨，岁岁奔赴，无人知晓，从不声张。我低头默默揉着面团，指尖的面愈发柔软温顺，眼眶却一阵酸楚，所有的烦躁与不解，尽数化作心底滚烫的愧疚与感动。

中秋当日，我把亲手做的月饼递到外婆手中。她掰下一角细细品尝，轻轻摇头：“差了一点味道。”我心头一急，连忙追问：“到底差在哪里？我照着您的做法，一步都没错。”

外婆转身进屋，取出一只尘封多年的旧铁皮盒。层层旧报纸拆开，里面静静躺着一包晒干的院中小桂。“外头买的桂花香料、桂花蜜，香气浮夸，没有烟火根脉。你差的，是咱们院子里岁月沉淀的桂香，是家的味道。”

我捏起一点干桂花，凑近鼻尖。香气幽微、沉静，封存多年，早已不似当年那般鲜香，可一闻就知道，是院子里那棵桂花的味道。我喉头微涩，轻声问：“您为何一直留着？”

外婆将铁皮盒郑重塞进我怀里，眼神笃定温暖。

“你七岁那年的中秋，你妈妈加班不在家，你抱着我哭得委屈，说只想吃家里的月饼。从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，要为你守住这口味道，守一辈子。”